

前 言

杨继国

去年八月，在这个大地飘香、万物生长的美好季节里，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第八次会议在宁夏首府银川召开。会议在研讨我国文学宏观问题的同时，也对地处边远的宁夏文学给予了热情关注。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会议总结中说：“宁夏的中青年作家队伍，路子正、根底厚、创作态度严谨、创新意识强，是一支大有前途的队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更是在繁忙的会务之中，专门抽出半天时间，与宁夏青年作家代表座谈，并充分肯定了宁夏文学创作的成绩，指出：“宁夏的作家都非常勤奋，创作出了不少好作品，潜力很大，前景看好。宁夏从地域讲是小的，从人口讲是少的，但从文学发展讲，影响却是大的。”金书记还热情地提出，2006年，在北京

中国作家协会为宁夏青年作家专门召开一次作品研讨会。这不仅对宁夏的青年作家，而且对宁夏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鞭策。

这部《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就是宁夏文联、宁夏作协为准备在北京召开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而专门编选出版的。收入这部选集的作家作品，都是宁夏的青年作家们这些年来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方面的精品力作。其中，许多作品曾被全国性报刊选载，有的还在全国获奖，从中大致可以看到宁夏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的基本成绩和整体风貌。

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是勤奋、艰辛的。他们虽然物质条件较差，但志存高远，钟情文学，执著地扎根于生活的热土中，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将艺术当作第二生命，不逐名利，潜心创作，以审美的眼光审视时代风云和人心变化，以激情荡漾的灵感和多姿多彩的艺术手法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优秀作品，并以其强烈的本土性、现实性、艺术性的特点而在全国具有了一定的影响。

宁夏青年作家又是幸运而幸福的。这首先是他们得益于这片土地的深情养育。宁夏是一个古老、神秘，充满灵性的地方，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积淀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与特殊的自然风光巧妙结合，使这里既有南国水乡的秀丽色彩，又有塞上边陲的壮美景观，鲜明的回乡风情、美丽的塞上江南、雄浑的大漠风光、古老的黄河文明、神秘

的西夏文化，交相辉映。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治穷致富，奔向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正在变成现实，雄风鼓荡山川，人民信心豪迈。这些，都为宁夏的作家提供了不竭的创作灵感和丰富的创作素材。其次是宁夏领导的重视和关心。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小省区要办大文化”的战略方针，尊重和关心宁夏文学艺术人才的成长，鼓励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上的问题和困难，为宁夏的作家们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创作环境。因而青年作家们由衷地发出了“在中国当一名作家是幸福的，在宁夏搞文学创作是幸运的”感慨。再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扶持。中国作家协会和金炳华书记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度出发，对宁夏的文学厚爱有加，多次给以积极的鼓励和直接的帮助指导。中央和全国的许多部门、许多报刊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可以说，没有这些帮助和指导，宁夏的文学创作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的。

在北京召开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这对于偏地一隅的宁夏作家来说，可谓是在全国性的文学舞台上的一次集体亮相，也算是一次“进京赶考”。这既是喜事，也是挑战，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不管这次进京赶考的结果如何，这都意味着目前的成绩已经都属于过去，在宁夏青年作家面前，有更长的路要走，有更高的目标在召唤。

相信通过这次研讨会，宁夏的青年作家、宁夏的整个文学创作队伍，一定会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再接再厉，奋发进取，珍惜新时代滋润我们成长的雨露阳光，不辜负宁夏父老和中国作协领导的厚望，攀上新的高峰，创造新的辉煌。

2006年4月30日于银川

目 录

- 石舒清 果院 / 1
清水里的刀子 / 12
- 陈继明 粉刷工吉祥 / 22
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 / 33
- 漠 月 父亲与驼 / 49
湖道 / 63
- 张学东 送一个人上路 / 74
跪乳时期的羊 / 88
- 郭文斌 大年 / 103
水随天去 / 129
- 季栋梁 军马祭 / 149
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 / 167
- 金 瓯 一条鱼的战争 / 205
1982 年的钻戒 / 218
- 马宇桢 伤心 / 237
- 火会亮 民间表演 / 262
官司 / 275
- 古 原 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 / 308
白盖头 / 321
- 张九鹏 情人节的两朵玫瑰 / 331
与女人有约 / 351

目 录

- 李进祥 女人的河 / 366
屠户 / 378
- 拜学英 神骨手 / 394
- 李 芳 无法感伤或东奔西跑 / 420
- 韩银梅 长命百岁 / 443
- 了一容 小说三题 / 496
向日葵 / 512
- 刘建芳 婚姻的一种形式 / 549
- 平 原 洛拉格日朗的一个片断 / 574
- 王江辉 正如你悄悄地来 / 584
- 曹海英 脚步 / 599
- 马丽华 风之浴 / 608
- 李 义 画在树阴地上的刀 / 626
- 马金莲 六月开花儿 / 640
- 辛小慧 上新疆 / 652

附 录

- 张贤亮 序 / 674
- 李敬泽 遥想远方
——宁夏“三棵树” / 677
- 郎 伟 偏远的宁夏与渐在气候的“宁军” / 682

石舒清

原名田裕民,男,回族,1969

年出生于宁夏海原,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果 院

我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异。

——博尔赫斯

耶尔古拜的女人在果院里翻土。耶尔古拜去找剪果树的人了。她想着耶尔古拜这一次会去找谁。昨天夜里,两人商量着这一次该去找谁来剪果树,终而没定下一个人来。但耶尔古拜吃完早饭还是骑着摩托出去了,让她将果院里的土翻翻,说他去找个剪果树的人。剪果树的时间到了。按当地的说法,耶尔古拜是一个比较细详的人,什么事都要有个样样儿行行儿。劳动的时候就穿劳动时穿的衣裳,劳动完了,洗洗手脸,把可以出门的衣裳再换上。这样穿了又脱,脱了又穿,在别人是有些麻烦的。耶尔古拜

却乐得如此。俗话说,不像的不遇,他的女人也这样的。劳动时,两口子都穿着旧衣服,也并非旧得不堪,只是让人觉得,劳动时穿那样的衣服,很是顺眼。出门走亲戚的时候,两口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精精神神的,连头巾和袜子也要把最新的换上。然后耶尔古拜用摩托带了女人,去赶集去走亲戚。摩托车也总是干干净净的。且不说穷富,仅以这样一种状态活着,这两口子就能赢得人们的歆羡和赞誉。多少有钱人都活得愁眉苦脸乱七八糟啊。原本这里种果树的人,剪总是要剪的。像无论多么懒的人,脏得不堪的人,头成年隔月总要理一理一样,但总是三年两年才请了人来,把自家的果树剪上一剪。耶尔古拜两口子,却是一年剪两次,秋冬之交剪一次,春夏之交剪一次。年年都这样的。耶尔古拜觉得,这给果树摘叶剪枝,就如同人的剪头发剪指甲一样,总还是勤剪为好,不然头发就会成为累赘,长指甲不方便不说,还会在里面藏污纳垢。同样的道理,果树如若不剪,也会累赘树的吧;一些枝枝叶叶多出来闲得慌,就可能会调皮捣蛋,无事生非,成为一棵树的心病和祸端。他正是从人的剪指甲和剪头发上悟出修剪果树的必要性,讲给女人听,女人听得直点头,对他很佩服。因此每到剪果树的时节,别人家的果院里可能沉寂着,他家的果院里却总是有约不爽似的传出剪果树的声音来。这样一来他家的果子就一定比别人家结得多么?他家的果子就比别人家的更甜更有味道么?有时倒未必。但他们两口子就是这样的习性,觉着不剪就是个心病,一剪,即使果子并不因此大而且多且甜,一块心病却实在是没有了。

果院里的土一年也要翻几次。常翻,土就比较的随和顺应,对铁锹不拒绝,似乎很乐意铁锹进到自己里面去,正如一个痒痒着的人需要一个什么伸入来给自己挠痒痒。不久前果院里灌过水的,地皮上已看不出来,地皮已干了,但下面的土却还湿着的。

翻出来的土沃湿着,像本身即是一种肥料。这样子的土一锹一锹翻出来,不论是看在眼里还是心上感觉着,都是很让人舒坦的。有时会用锹在湿土上拍一下,立即会显现出一个锹印来。翻这样的土人就不易觉着累。果院里还修着一些菜畦,种些葱啊西红柿啊韭菜啊还有土豆什么的。原本以为自己这里的水土是种不了别的什么的,试着种了一小块枸杞和辣子,真是叫人意外,竟都长了出来。这里人少见枸杞,还以为种了些狗牙齿。狗牙齿和枸杞像孪生兄弟。就问种这么多狗牙齿做什么。女人摘着枸杞,心里是很得意的,真是不大愿意说出去,让别人也学着自己种枸杞。他们还打算种种花生和橘子试试的,不管它出不出来,不管它结不结果,先种进去再说。不结果也不打紧,不再种就是了。刚开始两口子还担心果院里种菜蔬,会影响果树。后来试着种了,果树依旧开花结果,果子依旧那么多那么大,于是就觉到果院里的生长力原来是很足的,是不可估量的,如果不开辟这些菜畦,那么这里的一部分生长力就白白的浪费掉了,就像一个彪形大汉背了一个小学生的书包那样。他们小两口在种种尝试里学到了许多可做与不可做的。

耶尔古拜还要去城里做生意。这个村里的男人们都在做生意,好像不做生意就不是个男人。但一些男人生意做好了人也学坏了,一些男人生意没能做好人却学坏了。他们这个村子,什么时候有人戴过手铐?没有过的,但是现在,已有好几个人让公家给法办了。她相信耶尔古拜是不会学坏的。他可以把一块电子表十几年都戴在腕子上。她看见他把气哈在电子表盖上,用手巾擦拭着。他把一块电子表都可以戴十几年,都哈着气擦它,这些都使她对他又满足又放心。她隐隐觉得,要说坏,自己是更容易比他变坏的,她知道自己心里有一些火一样野烈的东西,有一些冲动需要她压服着。好在自己是女的,眼界窄,机会少,她想她要

是像耶尔古拜那样骑了摩托到处做生意,况且生意也还不错,那会怎么样呢?有一年家里请来个剪果树的,竟是乡园艺站的,戴着眼镜,总是习惯性的把挡在镜片上的长发捋上去。他有些拘谨,说话时似乎不情愿让人将他看着。这就使她对他有了一种特别的兴趣。女人总会打问一些女人感兴趣的问题。她很快就得知他还没有结婚,虽然毕业两三年了,但还没有结婚。为什么没呢?一是没合适的,一是家里光阴还是有些紧,不然他为什么要来给人剪果树呢?目的也是挣几个钱。他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谈着,渐渐的谈得就比较深,那小伙子甚至告诉她他现在已存有多少多少钱,家里是指望不上的,要娶媳妇就得完全靠自己。存的钱也够娶一个媳妇了吧,凑合一点是够了,但还没有合适的人。她当时听着,心情真是有些荒唐,竟匪夷所思的把自己也列了进去,好像自己又成了一个待选的姑娘。她对自己还是自信的。至少在这个村子里,她是数一数二的女人,不然也做不了耶尔古拜的女人。给耶尔古拜当媳妇,说真的她也是满足的。她那个年轻园艺师的拘谨与羞涩上,也能觉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分量。而且由于他的未婚,使她觉得自己在她面前有了某种优势。耶尔古拜去城里了,把工钱给她留着。工钱耶尔古拜已经和年轻人说好了。家里再没有别人。街门半掩着。果园的小门也是半掩着。她看见果园的小门半掩着,关上或完全打开的可能性都有的,时时都可以显出来。果园里也是静悄悄的,像是在聆听他剪果树枝的声音。是冬天,叶脱枝疏,剪枝的声音听起来很是清晰。像是并没有剪着什么,只是剪刀在空响似的。阳光充足,觉得和暖。他每剪落一个枝条,都要拿在手里细细看一看才扔掉,像在看究竟剪得对也不对。他这样低着头看时,头发就下来挡在镜片上。她心里痒痒着,想给他撩上去。真的,有一次,她的手指竟不自觉地动了动,好像已做了一个什么似的。她掩饰地用这根手指刮了刮自己

的鼻尖。她端了茶和馒头来给他吃。他推说不吃。当他坐在树坑边儿上偏过头去吃馒头时，她看到他连耳廓都红着的。这些都使她感觉强烈和异样。她当时真是很大胆的。在他偏着头时她完全的将他看着，那一刻他要是回过头来肯定会吓了一跳。但他没有回过头来。他一直偏着头吃馒头，腮边的几粒青春痘随着咬肌一动一动，显得比他本人要粗犷莽撞一些。他噎住了，打嗝，但是水杯在她这一边，他竟不能回过头来取水杯，就那样将吃剩的馍馍小纸团似的拿在手里，将嗝一个接一个打下去。她偏不将茶杯递给他。她像是很有兴致地看着他打嗝。那时候在她，是有些一触即发的意思。她后来想过，要是他突然来抱她，她会给他抱的，甚至可以亲嘴，隔了衣服摸摸也可以的。别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了。她当时手里有一个小土块，她把它攥得湿湿的了。她是想着用这个打一下他的，但始终未能打出去。她就把那个土块在手里捻成粉末，然后看也不看，经由指缝让它们漏撒到地上去，让细微的风吹散它们。那天她累得厉害。连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反常。看到耶尔古拜时，她竟有些慌乱和羞臊，倒好像自己真的背着 he 干了什么。她想耶尔古拜是否会看出什么马脚来。他该看出来的。她觉得自己身上到处都是马脚，藏也藏不住的。但他竟没能看出什么来。实际上她低估了自己的掩饰能力，而耶尔古拜又根本就沒往这方面想。连她也觉得他实在是疏忽得可以。他去果园看了看年轻人剪的果树，不是很满意。然而那一年果子却结得不错。一些树枝被果实压得弯下来，树皮在弯下来的地方绷紧着，时有折裂开来的危险，就在旁边栽了一些棍子将它们支撑着，在棍子上系了绳子，将沉甸甸的弯垂下去的它们提携着。其实年年都要栽这样一些棍子的，但那年栽了用来帮忙的棍子确是要多一些。村里人来看果子时，耶尔古拜显出得意来。但女人看着一树一树的果子，却不说什么，口被缄了似的。那些果

子使她感觉异样,使她心里似乎有了一个不便告人的秘密。再一次剪果树时,耶尔古拜又要去找那个园艺师,说人家正经学过的就是不一样。女人却不大响应,甚至好像是不乐意请他了。她说今年果子结得好,不一定完全是剪果树的原因,她把一部分原因归功于自己的喷洒农药。耶尔古拜买了农药来,嘱她择时给果树们喷喷。女人就换了劳动时穿的衣裳,戴了口罩,背了药箱去给果树喷药,喷过好几次的。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有意抹杀那个年轻人的功劳,在和那个年轻人争功似的。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她甚至曲意妄言,说那个小伙子好像对工钱不满意,她给他工钱时,他皱着眉头,显出不快来。实际可不是这样啊。实际完全不是这样的。她还记得他接工钱时的那份窘迫和尴尬,好像他的手宁愿缩回袖筒里去。但耶尔古拜还是去叫那个年轻人。没能把他叫来。原来他已经调到另外的乡上去了。有摩托就不愁跑路,耶尔古拜还是找到了他。但是他说他已不给人剪果树了。他已经当了那个乡上的秘书,工作忙得脱不开身。实际上他并不忙的,耶尔古拜找到他时,他正在乡政府大门外和几个人捣台球。耶尔古拜的邀请倒像是揭了他的老底,使他显出尴尬和恼意来。他应付了耶尔古拜两句就开始扔下他捣台球,而且总是拿屁股对着他,捣台球时,也似乎有了一些情绪,把台球捣得很响。只好另寻一个人来剪了。但是女人却好像在这件事上不能善罢甘休,埋怨耶尔古拜不该去找他,说他还以为他是个干部呢,臭架子放不下来,其实在她眼里他连一个普通人也不如。她笑话了他总是往下耷拉的头发,说那和女人似的,笑话了他把树枝剪下来拿在手里打量。有什么好打量的呢?明显他还是个新手嘛,还嫩着哩嘛。归结到一句,没找来倒好。即使他真的来,她心里也不愿他再剪的。那年轻人的邀而不来,莫名地使女人非常生气,并且隐隐觉得难堪,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挫折和侮辱,很长一段时间

间,这口闷气都憋在心里,似乎没有好办法把它尽情吐出来。

女人已翻完了两个菜畦。并不觉得累,但她还是坐在地埂上休息着。她把旧白手套脱下来放在锹头上,锹头上夺目的阳光就被掩住了。她把手指活动活动。要是在外面的田里劳动,她是不能戴手套的,这会惹人闲话。有些闲话是不必受的。但在果院里劳动时,尤其翻地一类, she 就把旧手套戴上。她把旧手套也洗得干净。两个拇指不约而同的破了, she 把它们补好,上面密密地走了许多针脚,这样就耐磨了。偶尔会翻出去年的一小截葱或一个土豆什么的,但是葱已瘪瘪的像一段烂肠子,土豆也只有指头蛋那么大,说明他们两口子还是收拾得很干净的。葱就翻到土下面去做肥料,土豆扔到一边去,一会儿拿给羊吃。她坐在地埂上,目光信马由缰地在园子里看来看去。这会看出许多趣味来。她发现虽然都是树,但一个树却是一个模样,没有任何两个树是一样的,几乎连双胞胎似的树也不易看见。有时是许多棵树在她眼里,虚虚的,如一种幻觉,似乎一阵风就可以吹得它们无影无踪;但目光只要落定在一棵树上,那树立刻就会显出一种笃定与明确来,好像在你看它的一瞬它也牢牢地盯住了你,而且要不辜负你这一看似的,它会把自己的每一根枝条每一个连接处甚至每一个疤痕都坦陈给你看。没有疤痕的树是没有的。她发现将一棵树潦草地一看和盯住看时,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将一棵树盯住了看,那么看得时间越长,看到的就会越多,有时候那么小的一个嫩芽和那么隐秘的一个连接处也会被她看见。看得时间长了,她觉得那树缓缓地移到自己跟前来,就在眼前不远处,伸手可及,但是眨一下眼,它一下子又逃回去了,似乎一下子逃得更远了,那些一向向她呈现的细节也一概不见了。要看见就得重新来一次。她看了这棵又去看那棵,刚一搭眼,它们的那种不同几乎让她发笑,像它们要故意的这样不同,像它们之间闹了什么别扭似

的。但是只要盯住看,看久了,便发现那一棵棵不同的树又像是是一样的了。就像是一棵树那样。她发现单单看一棵树,和把它放在许多树里看,也是有些不一样的。好像它独在着是一个样子,混迹于众多的树里又是一个样子。她还有些不信,一次次这样试验着,结果却都一样的。她看见一棵树被她盯住了看时显得气势汹汹的,枝杈交错,旁逸斜出,好像要发脾气和谁打架,但放到众树里去看,它却似乎藏形匿迹,温和了许多。在众树中它甚至不显出格外的醒目来。在劳动的间隙,她有意无意地这样看着,偶尔也会觉得有些意思的。虽然剪得较勤,但枝枝杈杈还是生得很快。她一一望着院子里的树,倒好像它们从来没被剪过似的。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她想起耶尔古拜剪指甲的比喻来。人的指甲一生要被剪多少次,然而一旦长长,就显得从未剪过似的。道理总还是一样的。她想着就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指甲,才把目光又转到那些待剪的树上去。她在一棵棵树上寻来觅去,想着哪一些树枝不久将会被剪掉。许多树枝密集在一起,显出一些潦草与乱糟糟来。有些树枝似乎是过于嚣张,比其他的树枝显摆似的高出或长出许多,让人觉得不适和多余,便是她,也知道这些地方是非剪不可的。专意找人来剪果树不是剪这些,这些谁也会剪的。找人剪的正是那些一般人把握不准的枝条。有一些枝条,在她看来长得规规矩矩,本本分分,而且凭她的经验,应该是树上最有用的枝条,但是请来的人却把它们剪掉了。这就使她不敢肯定自己的眼力,觉得自己虽然在果院里务了这么久,但眼力实在还差得太远。像那个年轻人的打量树枝一样,那些被她看好的树枝被剪落后,她也忍不住拿起来端详一番,似乎想看出它们为什么被剪落。然而看不出的。她也鼓励耶尔古拜自己剪,久病成良医嘛。耶尔古拜说,你以为那只是个动剪子的事吗?那里头深着呢,不是谁想剪就能剪的。这是实话。村里几乎家家有果树,但这

么大的村子,这么多的果树,细一寻思,竟实在是没有一个大都能信任的剪树师傅,都是到外面去请。而且不知什么原因,通常情况下,今年请了张三,来年就不大可能再请张三了,而是请李四来。年年都这样换着。好像任何一个人剪的果树后来都难以让人完全满意。既不满意,当初又凭什么把自己的一院子果树交出去让剪了呢?也好像没有人多事,这样的来寻根究底。反正到该剪果树的时候,果树总是被剪着就是了。至于被谁剪,事先像是不知道的。也是不很考虑的。反正到时候总会请到人来剪果树。像那个年轻人,以为自己是个乡政府的秘书,不再适合给人剪果树了,但少了他剪果树的人并不缺。果树仍还是被剪了。一定和他所剪的不同,剪却是一定了的。剪果树时,耶尔古拜多时不在,总是女人陪同了去剪,给师傅当下手。她发现虽然都是剪果树的人,都是同行,但这同行之间,差异却真是大得悬殊。把一棵树给两个师傅剪,剪出的结果会有馒头和饼子那样的不同。她记得一次请了一个老人来剪果树,那老人形容古奇,就像是一棵核桃树变的。也不知耶尔古拜从哪里把他找来。他看着那一棵棵果树,目光阴沉,好像它们都是一些重病患者,好像他对它们一个个都了如指掌,它们的什么伎俩和秘密也逃不开他的眼睛似的。他那天的剪果树真是把耶尔古拜的女人吓得不轻。他哪里是剪,他主要是用锯的方式。他把一些腕粗的树枝也锯掉了。他骑在树上锯着,在他的工作中沉浸得很深,根本不看她一眼,好像身边就没她这么个人似的。看着一个接一个大柯杈渐渐的从树上歪斜了身子,发出刺耳的折裂声,终于重重地掉到地上时,她甚至觉到了一种不祥。她许多次都冲动的要喊老人停下来,但老人的那种笃定不二的气势却震慑了她,使她两手上都急出汗来,却眼睁睁的开不了口。老人让她把剪下来的枝杈拖到一边去,就堆起一个大垛来,有一间房大。而满院的果树竟像突然间集合了

一伙形形色色怪模怪样的残疾人那样，一个个愣怔又惊诧地立着，显得茫然又无辜。她看着竟觉到一种恐惧。她想先不给工钱，等耶尔古拜回来再作理论。但她突然对他有了一种恐惧，竟怕他做出别的什么事来。于是急急付了钱，把老人打发了。好在老人的心并不重。原本以为他这样大动干戈一场，手工费一定不低的，一定会成倍的上。她已经想好了一个价码。在这个价码上，结合他的劳动，她是能接受的。她想着先把自己的私房钱垫上，回头再跟耶尔古拜要。想不到老人要的还是跟耶尔古拜定好的那个价钱。但她还是觉得这钱付得不是个滋味，就好像人家欺负了她一通，反过来她还要给人家钱似的。她觉得老人哪里是剪果树，简直是在果树上由着性子胡屠乱宰了一通。她想着耶尔古拜回来，一定会惊得坐在地上。但耶尔古拜却没有像她想的那样。他的意外和惊讶是有一些的，但他说这是一个剪了一辈子果树的老人，他这样剪，就必有他的道理。这就像给一个人剃了个光头嘛，他故作轻松的笑着说。女人觉得这不止于剃光头，这好比连半个脑袋也给弄得没有了。但那年结果倒不坏。那些剩下的枝枝干干，像是选拔出来的精兵强将和敢死队，在每一根枝上都尽可能多的结出果子来，而且果实又大又匀称。耶尔古拜再去找老人来剪树时，他已是土里面睡着的人了。和老人比较起来，那个年轻的园艺师就温和多了，几乎可以说有些文雅。他好像连剪刀也不大愿意动的。似乎在他眼里，每一根枝都是有用的，都是可珍惜的。拿捉贼来作个比方，老人眼里似乎全是贼，甚而强盗也有的，他即使闭了眼伸出手去，也能容易的抓到一个。年轻人却是从人海里找贼，他寻觅贼的时间要比他出手逮贼的时间更多一些。年轻人那天更多的是剪落了一些小枝，大枝也有的，倒好像出于一种必需的搭配才剪落了几根拇指粗的枝。像老人那样大刀阔斧地锯，他一次也没有过。他来的时候就没有带锯子。直

到现在,女人仍会时不时想起这一老一少来,不知他们谁的剪法才是对的。反正树总归是要结果子。好像被任何一个人修剪后,树都会结出果子来。女人的想法是信马由缰不着边际的,有时就会想,要是任由着果树去,不剪会怎样。她忽然想起作为一个女人,自己的头发就从来没剪过的,也并没有因此怎么样啊,头发并没有因此长到天上去啊。

一边的地埂上有一堆草,水里浸泡过似的。它被冻结成一大块,看上去硬硬的。草很细碎,像被牲口嚼了半天又吐出来那样。她向那里看着。她认出来了,那是从牛肚子里倒出来的。冬天的时候,正是婆婆的忌日,家里宰了一头牛的。牛提前买来,她喂了有半年,和买来时比较,已像是两个牛。她记得那牛总是微眯着眼忍耐苍蝇。好像嘴唇痒痒,有时还将唇在地上蹭一蹭。宰它时院子里动静很大。她没有去看。也记不得这牛肚子是谁收拾的了,把它肚子草料翻出来倒在了这里。她惊讶这么多的日子过去,自己不知为什么竟一直没能看见。

树已经开花了。同样是树,开花也是有先后的。她看见先是杏花开了。花开起来是很快的,几乎在眨眼之间。有一棵小杏树,瘦高的身材,像个稚气的中学生,它先是在一条边枝上小心的开出几朵花来,其余的枝都还孤寂着,没得到音信似的。这是昨天的事,但是今天她突然看见它已是满树繁花了。真是一夜之间就开成了这样。花一开就有了蜜蜂的声音,隔了老远也能听见,从有花的树上陆续的传来,似一些细碎的水纹,在和暖的阳光下变幻无着。许多树还一朵花也不见,依旧一副冬日模样。一只蜜蜂在她的脸前面定定的飞了片刻,像一时认定了她似的,她还是有些怕它,吹一下,它就借势荡开去,一下子飞远了。

她从锄头上拿起手套戴上,手套下面的阳光一下子跃上来